

插图典藏本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刘文飞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刘文飞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尉的女儿 / (俄罗斯) 普希金著 ; 刘文飞译.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6.5

(插图典藏本)

ISBN 978-7-5146-1301-8

I. ①上… II. ①普…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2707号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刘文飞 译

出 版 人 : 于九涛

责任编辑 : 史文良

助理编辑 : 吕 微

责任印制 : 焦 洋

出版发行 :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 100048)

开 本 : 32开 (880mm × 1230mm)

印 张 : 5.5

字 数 : 121千字

版 次 :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 20.00元

总编室兼传真 : 010-88417359 版权部 :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译序

普希金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有八百余首抒情诗和众多的诗体小说、长诗、童话诗和诗体悲剧等，也有数十部（篇）、总字数约合四十余万字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作品不仅体现了普希金多方面的文学天赋，而且也同样是普希金用来奠基俄国文学的巨大基石。没有留下这些小说作品的普希金，也许就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对于俄国小说以至整个俄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国文学，在经过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启蒙时期和以杰尔查文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时期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当时俄国文学的成就还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领域，小说等散文文体的创作水平还不高。在普希金之前，卡拉姆津、别斯图舍夫·马尔林斯基的创作标志着俄国小说的形成，但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模仿西欧作家的痕迹，还不完全是源

自俄国生活、具有民族风格的俄国小说。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普希金的小说创作的意义就显得更加突出。普希金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却在一个诗歌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完成了定型俄国小说的历史任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叹。

普希金对俄国小说的贡献，首先就在于其小说所体现出的民族性上。他的小说的主要对象，是俄国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及其喜怒哀乐。在普希金的创作中自然也可以看到某些西欧作家影响的痕迹，如西欧骑士小说及其主要人物的主仆组合方式，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人物塑造手法，卢梭的情感小说的书信文体及情绪基调，斯泰恩的感伤议论，拜伦的历险英雄等，但普希金将这一切都“俄国化”了，使这些方式或情绪首先服从于俄罗斯的生活。第一个将普希金称为“俄罗斯民族诗人”（这里的“诗人”一词是广义的，而不单单是指诗的作者）的果戈理，在他的《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一文中这样写道：“一提起普希金，立刻就使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事实上，我们的诗人中没有人比他高，也不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如何是属于他的。在他身上，就像在一部辞典里一样，包含着我国语言的一切财富、力量和灵活性。他比任何人都更多更远地扩大了我国语言的疆界，更多地显示了它的全部疆域。普希金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也许是俄国精神的唯一现象：他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俄国人，说不定这样的俄国人要在两百年以后才能出现。在他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灵魂、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纯美，就像景物反映在凸镜的镜面上一样。”果戈理与普希金几乎是同时代人，他能给予普希金如此之高的评价，足可见普希金在当时的威信和影响。

普希金对俄国小说的深远影响，还在于他对生活的现实主义

态度。《别尔金小说集》发表后，果然不出普希金的所料，招来许多批评家的非议，认为这部小说集过于“粗俗”，读者对它的反应也不佳。然而，普希金的目的正在于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来矫正俄国小说的走向。如果说，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使俄国诗歌达到了欧洲水平，那么，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则是俄国小说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前提之一。终于，普希金的小说获得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别尔金小说集》及其写法成了一种新的时尚，人们意识到：俄国的小说原来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写。许多年之后，托尔斯泰仍在对人们说：“你们首先要通读《别尔金小说集》，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把这些小说研究，再研究。这几天我就这样做了，我难以向你们转述这一阅读给我带来的良好的影响。”

在小说的题材、人物、情节、风格等一些具体方面，普希金对许多俄国作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通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把“多余的人”的形象送进俄国文学之后，普希金通过《驿站长》又把“小人物”带入了俄国文学形象的画廊；普希金的《棺材匠》《黑桃皇后》等开了俄国文学中所谓“都市小说”“彼得堡小说”的先河，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尔扎里》《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等涉及的“高加索主题”，后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尔斯泰的《哥萨克》等俄国小说中得到继承；普希金对乡村贵族生活的细致描写，对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黑桃皇后》中深刻、紧张的心理描写，对莱蒙托夫等的俄国“心理小说”也是有启发的；普希金曾将他的一个小说提纲《克里斯宾到某省……》中的素材“转让”给果戈理，使后者写出了著名的喜剧《钦差大臣》……一位小说家，而且是一位诗人小说家，能对俄国

众多的小说家产生如此众多的影响，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都来自果戈理的《外套》。”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俄国的作家们）都来自普希金。这不仅仅是就《驿站长》对《外套》的影响而言的，也不仅仅是就普希金对果戈理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崇高评价而言的。这是因为，俄国的小说自普希金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俄国小说后来的诸多特征和传统，也都可以追溯至普希金及其笔下的小说。

刘文飞

目 录



1 / 译序

1 / 基尔扎里

10 / 埃及之夜

29 / 上尉的女儿

基尔扎里

故 事

基尔扎里是一个布加尔人^①。在土耳其语中，“基尔扎里”的意思就是“勇士”“好汉”。他的真名我不清楚。

基尔扎里打家劫舍，整个摩尔达维亚都怕他。为了使对他能有所了解，我将说一说他众多功绩中的一项。一天夜里，他与阿尔纳乌特人^②米哈伊拉基两人合伙袭击一个布加尔人的村庄。他们分别在村子的两头点着火，然后开始一家一家地抢劫。

基尔扎里动刀，米哈伊拉基抢东西。他俩一起喊着：“基尔扎里！基尔扎里！”全村的人四散而逃。

① 8—10世纪生活在伏尔加流域的一个游牧民族。

②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

当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①发动起义、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基尔扎里带着自己的几个老友投奔了他。艾戴里亚^②的真正目标他们并不清楚，但是，打仗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他们可以从土耳其人或许是摩尔达维亚人那里大捞一把，这一点他们倒是清楚的。

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本人很勇敢，但是他缺乏担任他那个角色所必需的素质，他过于急躁，过于粗心。他也不善于和他的部下搞好关系。部下既不尊重他，也不信任他。在那次损失了希腊青年精华的战斗之后，伊奥尔达基·奥里姆比奥蒂建议他远走，自己则取代了他的位置。伊普西朗蒂跑到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从那里诅咒那些被他称之为犯上者、胆小鬼和坏蛋的人。

这些胆小鬼和坏蛋们拼死地抵抗着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大多战死在塞库修道院的墙头上或普鲁特河^③的两岸。

基尔扎里在格奥尔基·康塔库辛^④的部队里待过，刚刚说过的那些关于伊普西朗蒂的话，也可以重复地用在他的身上。在斯库良纳战役^⑤打响的前夜，康塔库辛请求俄国指挥官让他躲进我们的检疫站。部队失去了指挥者；但是，基尔扎里、萨福雅诺斯、康塔戈尼及其他人并不需要任何人来指挥。

斯库良纳战役那感人的真实场面，似乎还没有人描写过。试想，七百名毫无军事素养的阿尔纳乌特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

① 伊普西朗蒂（1792—1832），原为俄国将军，后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希腊民族解放组织“友谊社”的领导人之一，1821年在摩尔多瓦发动起义。

②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以推翻土耳其统治为目标的希腊秘密组织。

③ 多瑙河的支流，摩尔达维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界河。

④ 一位伯爵，希腊起义的参加者，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时曾与他相识。

⑤ 这次战役发生在1821年6月17日。

人、布加尔人和各种各样的乌合之众，在一万五千名土耳其骑兵的进逼下撤退。这支部队退到了普鲁特河边，在自己的阵前支起两门小炮，这两门炮是从雅西^①的大公那里弄来的，原是在命名日宴会上鸣放礼炮用的。土耳其人本想放霰弹，但是未经俄军长官的允许他们不敢放，因为霰弹肯定会飞过河落到我们这边来。检疫站的站长^②（如今已去世）已在军中服役了约四十年，却从未听到过子弹嗖嗖飞过的声音，但这次上帝让他听到了有几颗子弹呼啸着自他耳边飞过。老头儿非常生气，因此把检疫站所属的奥霍茨基步兵团的少校大骂了一通。少校不知该怎么办，便跑向河边，见对岸有几个土耳其的骑兵头领正在耀武扬威，少校伸出指头吓了吓他们。那几个骑兵头领看见他的手势，便掉转马头跑开了，整个土耳其部队也跟着他们远去了。伸出指头吓唬敌人的人叫霍尔切夫斯基。他后来怎么样了，我也不清楚。

但是第二天，土耳其人又来攻打艾戴里亚分子。他们不敢用霰弹，也不敢用榴弹，而是一反常态，决定使用冷兵器。战斗很残酷。一把把弯刀在起落。土耳其人的阵中还出现了他们从不使用的长矛；这些长矛是俄国人的，因为有涅克拉索人^③在他们的阵中作战。艾戴里亚曾得到我们皇上的恩准，可以渡过河来，躲进我们的检疫站。

他们开始渡河了。康塔戈尼和萨福雅诺斯是留在土耳其一岸

① 今罗马尼亚东部的一个地区。

② 实有其人，即C. 纳夫罗茨基。

③ 指在康德拉季·布拉文（1660—1708）于1707年发动的哥萨克起义失败后逃往土耳其的一批哥萨克，因起义头领之一伊格纳特·涅克拉索而得名。

的最后两个人。昨夜就负了伤的基尔扎里，已经躺在检疫站里。萨福雅诺斯战死了。康塔戈尼是一个很胖的人，一把长矛刺进了他的肚子。他一手扬起军刀，一手抓住敌人的长矛，使那长矛更深地刺进自己的身体，以便让他的刀能砍到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

一切都结束了，土耳其人成为胜利者。摩尔达维亚被清洗了一场。近六百名阿尔纳乌特人流落到比萨拉比亚^①各地；他们虽然无法谋生，但仍感激俄国的庇护。他们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但并不胡作非为。在半土耳其化的比萨拉比亚的咖啡馆里，总能见到他们，他们嘴里叼着长长的烟袋，端着小小的杯盏，一口一口地品着咖啡。他们的绣花上衣和红色尖头鞋已经被穿破了，但有毛的圆帽还歪扣在头上，宽宽的腰带上还挂着弯刀和手枪。没有人去控告他们。无法想象，这些老实巴交的穷人，就是摩尔达维亚最有名的解放战士，就是威名远扬的基尔扎里的战友；无法想象，基尔扎里本人也就在他们中间。

统治雅西的巴夏^②得知了这些情况，便依据和平协议要求俄国当局引渡这名强盗。

警察开始搜捕。他们获悉，基尔扎里其实就在基什尼奥夫城里。一天晚上，他在一个逃亡修士的家里被抓住了，当时，他正和七个同伴一同坐在黑暗的地方吃晚饭。

基尔扎里被关押起来。他没有隐瞒真相，承认他就是基尔扎里。“但是，”他又补充道，“自打我渡过普鲁特河以来，我没

① 历史地名，大致为今摩尔达维亚大部和乌克兰奥德萨地区南部。

② 土耳其的行政长官。

有动过别人的一针一线，没有欺负过一个茨冈人。对于土耳其人、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①来说，我当然是强盗，但是对于俄国人来说，我却是一个客人。萨福雅诺斯打完霰弹后，来到我们的检疫站，把伤员们身上的扣子、铆钉和弯刀上的环扣、镶头全都搜罗了去，当作霰弹去放那最后几炮，我把二十个土耳其硬币也给了他，从此就身无分文了。上帝看得见，我基尔扎里是靠施舍过日子的！如今，俄国人为何要把我出卖给我的敌人呢？”说完这些话，基尔扎里就不再开口了，开始静静地等待着对其命运的处置。

他没有等得太久。当局没有必要从浪漫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强盗，他们认为土耳其方面的要求是合理的，于是就下令把基尔扎里送往雅西。

有个有头脑、好心肠的人^②，当时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年轻官吏，如今他已身居要职，他生动地向我描述了基尔扎里的离去。

牢房门前停着一辆邮车……（也许，诸位没有见过这种摩尔达维亚的马车。它很低矮，用藤条编成，不久前，这样的马车通常套有六匹或八匹驽马。一个蓄着唇须、头戴羊皮帽的摩尔达维亚人骑在其中一匹马的背上，不时吆喝几声，打几个响鞭，他的马儿便相当快地跑着。如果其中的一匹马累了，他就解开它的套，臭骂它一通，然后把它丢在路上，不管它的死活。回来的路上，他一准能在原地找到那马，它会在绿色的草原上安静地吃着草。常

① 罗马尼亚的一个民族。

② 指的是M. 列克斯，他原是英佐夫将军办公室的一个小官吏，后在内务部任要职，是他向普希金讲述了基尔扎里的事迹。

常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位旅客从一个驿站出发时驾有八匹马，到达另一个驿站时，却只剩下两匹了。十五年前就是这个样子。如今，在已经俄罗斯化了的比萨拉比亚，人们已转而采用俄式的挽具和俄式的马车了。)

1821年9月末的一天，就是这样的一辆摩尔达维亚式马车停到了牢房门前。犹太女人们放下衣袖，趿拉着鞋，阿尔纳乌特人穿着破烂但艳丽的衣服，身材匀称的摩尔达维亚女人手里抱着黑眼睛的孩子，众人围住了那辆马车。男人们保持着沉默，女人们则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大门打开了，几个警官走了出来；在他们后面，两个士兵押出了带着镣铐的基尔扎里。

他大约三十岁左右。他面色黝黑，五官端正，神色严肃。他身材高大，肩膀阔大，他整个人体现出了一股非凡的力量。一条彩色头巾斜裹在他的头上，细细的腰部扎着一根宽宽的腰带；厚蓝呢布的上衣，长衫上那些拖到膝部的阔大皱褶，一双好看的鞋子，这些构成了他的全副装束。他的神态高傲而又从容。

一位红脸膛的老官吏，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制服，制服上有三个纽扣在晃荡着，他的那副锡框眼镜不是架在鼻子上，而是架在一块红色的瘤子上。他展开一张纸，用浓重的鼻音，操着摩尔达维亚话读起那公文来。他时不时傲慢地向戴着镣铐的基尔扎里看上一眼，看来，那公文与基尔扎里有关。基尔扎里认真地听着他的诵读。那官吏读完了，他收起公文，威严地向众人吼了一声，要众人躲开些。然后他命令将马车赶过来。这时，基尔扎里望向那官吏，用摩尔达维亚语对他说了几句话；基尔扎里的声音颤抖着，脸色也变了；他哭了起来，跪倒在那警官的脚下，弄得身上的镣铐哗哗直

响。警官吓坏了，后退了一步；士兵们想去把基尔扎里拉起来，可是他自己已经站起身，他抓起身上的镣铐，迈上马车，高喊一声：

“走！”一个宪兵坐到他身边，摩尔达维亚车夫甩了个响鞭，马车动了起来。

“基尔扎里对您说了什么？”年轻的官吏问那警官。

“他求我，您瞧，”警官笑着答道，“照顾他的老婆和孩子，他们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的一个保加利亚人的村子里，他怕他们会因为他而受苦。这些人真是蠢啊。”

年轻官吏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很同情可怜的基尔扎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听到关于他的遭遇的任何消息。几年之后，我又与那位年轻的官吏相遇了。我们谈起了过去的那桩事。

“您的朋友基尔扎里怎么样了？”我问，“您知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

“怎会不知道呢？”他答道，并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基尔扎里被押到雅西，交给了巴夏，巴夏判他死刑。死刑延至某个节日执行。在此之前，他被关押在监狱里。

看押这个犯人的是七个土耳其人（他们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内心里和基尔扎里一样，也都是强盗）；他们尊重他，并带着东方人普遍具有的贪婪听着他那些神奇的故事。

看守和犯人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一天，基尔扎里对他们说道：“弟兄们！我的死期不远了。每个人都逃不脱自己的命。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了。我想留一些东西给你们做纪念。”

土耳其人竖起了耳朵。

“弟兄们，”基尔扎里继续说道，“三年前，我和死去的米哈伊拉基一起抢过人，我们把一口装满金子的锅埋在了离雅西不远的

草原上。看来，无论是我，还是他，都用不着这口锅了。就这么办吧：你们把它拿去，和和气气地分一分。”

土耳其人高兴得几乎疯了，他们在想：怎样才能找到那个秘密的地方呢？他们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让基尔扎里亲自带他们去。

时辰到了夜里。土耳其人取下了犯人脚上的镣铐，用绳子绑住他的双手，然后与他一起出城向草原走去。

基尔扎里领着他们笔直地沿着一个方向走着，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头。他们走了很久。最后，基尔扎里在一块大石头边停了下来，用脚向南量了二十步，跺了跺脚，说道：“就是这里。”

土耳其人忙活起来。四个人抽出弯刀，挖起地来。三个人仍在看守犯人。基尔扎里坐在石头上，看他们干活。

“怎么样？快了吗？”他问，“挖着了吗？”

“还没有。”土耳其人回答道，他们一个个忙得大汗淋漓。

基尔扎里开始显得不耐烦了。

“你们这些人哪，”他说，“连挖地都不会。要是我来干，两分钟就完事了。孩子们！松开我的手，把弯刀递给我。”

土耳其人想了想，相互商量起来。

“怎么样？”他们做出了决定，“我们就松开他的手，把弯刀给他。有什么可怕的？他孤身一人，我们是七个。”于是，土耳其人就松开了他的手，递给他一把弯刀。

终于，基尔扎里自由了，并手握着武器。他该会有怎样的感觉啊！……他麻利地挖了起来，有几个看守在帮他……突然，他把弯刀刺进了一个看守的身体，他让那柄刀留在看守的胸口上，从他的腰间拔出了两把手枪。

其余的看守见基尔扎里手里握着两把手枪，便四散而逃了。

基尔扎里现在仍在雅西一带打劫。不久前，他给大公写了一封信，要大公付给他五千列弗^①，并威胁说，如若不付，他就将火烧雅西，找大公本人算账。他得到了这五千列弗。

基尔扎里这个人怎么样啊？

① 保加利亚等地的货币单位名称。